

一笑集

王 蒙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蒙) 新登字 1 号

当代作家生活感言录

一 笑 集

王 蒙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125 字数: 95 千 插页: 2

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 000 册

ISBN7-204-01968-7/I·310 每册: 5.60 元

序

我想与你说话。我看见了 you。

我想表达我的感情和思想、善良和聪明。我并不总是善良聪明的，有时候我很糊涂，有时候庸俗，有时候束手无策，有时候上了邪恶的圈套。那么，我与你们说话的时候，就比糊涂的时候、庸俗的时候、束手无策的时候、上圈套的时候都好。就是说，我的文章比我好。

但是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完，我还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告诉你。就是说，我的小文字还远远没有表达够已有的能有的一切。我是一条还在流淌的河。这个小集子只是河上的几朵浪花。

其实，如果不是内蒙古的阿古拉泰友催我为《一笑集》写个前言，这样的话也想不起来。说话，只是说话而已。更多的时候，我说话的时候什么也不想。这样，我们才能成为朋友。

没有朋友，该是多么寂寞啊！

王 蒙

1992 年岁末

目 录

凝 思	(1)
盛 夏	(10)
吸 烟	(15)
写作与不写作	(18)
初 冬	(20)
假 山	(22)
旧 宅	(23)
树	(24)
落 叶	(26)
船	(28)
雨	(34)
海	(39)
海的颜色	(40)
轻 松	(43)
喜 悦	(46)
烦 恼	(48)
忌 妒	(49)
安 详	(50)
再说安祥	(53)

感 伤	(56)
音乐与我	(59)
在声音的世界里	(66)
我的一日	(71)
我的遗憾	(75)
我说沈从文	(77)
我不想谈小说	(82)
赞美绿叶	(85)
成功的路	(88)
鳞与爪	(90)
旅 游	(96)
榴 莲	(98)
笔会与《青春万岁》	(101)
高楼与彩电	(103)
无 为	(105)
周末与文化	(107)
宰 牛	(111)
福尔摩斯是无赖吗	(113)
我愿多写点好的故事	(116)
不算寓言	(123)
话说“一口咬定”	(126)
长的一解	(128)
也算学问	(130)

忘却的魅力·····	(139)
蝴蝶为什么得意·····	(143)
风格散记·····	(145)
谁了解毕加索·····	(163)
我说“是的”·····	(170)
痛苦三章·····	(172)
又见伊犁·····	(179)
一 笑·····	(183)

凝 思

我喜欢凝视，我以为凝视也许能带来长久的温习。

也许是永远的记忆。

一朵莲花，纯洁得动人，一池水，温柔无语。荷叶平静豁达，饱经世事却仍然孩子般坦诚，全无遮蔽。水面上的游虫，很有章法地屈动着肢体，我行我素地有趣。

古老的青蛙，以漠然的平静思考着。

石桥石坊，青白方整，玲珑如戏。回廊九曲，如柱脱漆，犹有没有你我时的字迹。好柔媚的字啊，如舞女的身体。

不要走，不要改变地位，就这样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，看一个小时，再看一个小时。我不要别的角度，我不要别的景致，我不要重叠和淡化，只要这一个景，这一幅画永远保留在我的心里。

我只希望，分手之后，告别之后，我仍然能想起你，想起便如见的清晰。

已经起身了，还要回头，还要回眸，还要再

一次地看你，记你，得到你。

……而这一切都失算了。回忆没有清晰，冥想没有清晰，内观照没有清晰。凝视是不会被忘却的。凝视是不会被记住的。既没有永久的凝视，也没有永久的清晰。

已经记不起形状的莲花，别来无恙吗？

顺着简陋的、摇摇晃晃的木梯下去，是湖，被树木围绕的，说小也不小的湖。

隔着客厅的玻璃门，欣赏湖水的平静。

走到水边，却有一点晕眩。些微的涟漪里似乎孕藏着点气势，孕藏着不安，也许是孕藏着什么凶险。

一艘木船，绑在木桩上。木船上堆满了落叶。木船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木桩。

没有扶手的梯子上也堆满了落叶，甚至在夏天。有很多树、很多风和雨，没有很多闲暇。对于一艘木船，这湖毋宁说是太空旷了。

这也就够了，当闲谈起来，当得到了什么消息或者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消息的时候，便说，或者说也没有说，那里有一面湖，梯上的落叶许久没有扫过。

一座豪华的，由跨国公司经营的旅馆。旋转的玻璃门上映射着一个个疲倦地微笑着的面孔。长长的彬彬有礼的服务台。绿色的阔叶。酒吧的滴水池。电梯门前压得很低的绅士与淑女的谈话声。

电梯到了自己的楼层，微笑地告诉陌生人，陌生地看着自己的同伴。走进属于自己的小鸽笼。

舒适、低小、温暖，床与座椅，壁毯与地毯，窗帘与灯罩，以及写字台上的服务卡的封面，都是那样细腻地柔软。

这细腻和柔软令一个饱经铢砺的灵魂觉得疏离。这是我吗？是我来到了这样一个房间？

顺手打开了床头的闭路音响，有六套随时可选择旋转的开关。这是“爵士”？这是古典？这是摇滚？这是霹雳？这是迪斯克？这是硬甲虫？

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一样的狂热，一样的疲倦，一样的文质彬彬，一样的遥远。

一样的傻乎乎的打击乐，傻乎乎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吼，在那里哭，在那里发泄永无止息永无安慰的对于爱情的焦渴。

闭路音响，如一个张开嘴巴的、冒火的喉咙。它随着我的按钮而来到我的面前，向我诉说，向我乞讨，向我寻求安慰和同情。

我怎么办呢？

我打开写着“迷你酒吧”的小冰箱，斟满一杯金黄醉人的鲜橙汁。我的口腔和食管感到了一股细细的清。而你的凉喉咙仍然在冒火。

我按下键钮，把你驱走。安静了，嗅得见淡淡的雅香。但我分明知道，我虽然驱走了你，你仍然在哭，在唱，在乞讨，只是你不得进我的房间。你不得一时的安宁。

我不准你进我的房间。你乖乖地站在门外，不敢敲门。你真可怜。

我又按了键钮，果然，你唱得更加凄迷嘶哑痴诚。我哭了，我不能，一点也不能帮助你。

如果我能够安慰你，如果我能够拯救你——只怕是，我只能和你一起毁弃。

那天早晨，我匆匆地走了，会见，愉快地交谈，即席演说，祝酒，题字，闪光灯一闪一闪。夜深了。夜很深了我才回到这温适的小鸽子笼。

你还在唱着。

你已经唱了一天和多半夜，我出门的时候忘记了消除你，就这样将你的动情的声音遗留到鸽笼里。没有人听，甚至连打扫卫生和取小费的女服务员也没有理睬你。而你一刻不停、一丝不苟、一点热烈不减地唱着、叫着。寂寞着与破碎着。

天天如此，也许还要唱四百年。

下了小飞机就进了绿颜色的汽车，汽车停在一座两层建筑门前。

我被引进了一个宽大的，铺着猩红地毯的房间。长着红扑扑的脸蛋，穿着笔挺的灰呢裤的女服务员端来了暖水瓶和一包香烟。她的一大串钥匙叮叮咚咚地响。

你吃七块、五块、三块一天的标准。

我点点头，她去了，我听到了一声鸡啼。

什么？又一声鸡啼。不但有雄鸡的喔喔而且有雌鸡的咕咕哒，而且有远的与近的狗叫，叫在摇荡着的白杨树叶窗影里。

已经许久没有听到鸡鸣狗吠了。就那么疏远地高级了么？

走出去六十步，便是尘土飞扬的市街。我蹲下来，观看正在出卖的多灰的葵花籽、烟草、杏仁、葡萄干、被绑缚的活鸡活鸭、用木板盖着的碗装酸奶油、龚雪与杨在葆的照片、拆散零根卖的凤凰香烟。

我买了两角钱瓜籽，吃下去，象当地人那样，不啐吐皮，葵花籽空壳附着在唇边。

经过了漫长的冬季，似乎很难看出冰块是怎样融化的。一直是坚硬如石的冰面，车轮和人足都在上面轧。待你注意到，已是一泓春水。

突然出现了春水，出现了摇曳的水光阳光，映照在桥墩上，映照在栏杆上，映照在同样摇曳的新发的柳条上。

映照在脸上心上。感动得翻搅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如水的空阔、无定、欲暖还冷、混浊复又清明。还没有荷梗，还没有水草，还没有蝌蚪浮萍，是刚刚的流动，昨天还坚硬冰冷，然而已经流动了。

是希冀和期待，是祝福。

第一次见到你，就是这样的，在春水之上，在古老的游舫下面，你含笑走来，走进我的期待里。

我提醒你，我们那么早就见面了，你说的是的，我却老觉得你也许没有记得那样仔细。

常常说起这冰雪融化的时刻，后来为它规定了日子。后来，又觉得，又想又认为也许相会得早得多。那次火炬晚会，那次纪念冼星海，那次城区和郊外，那次雨后捉蜻蜓和夏夜寻找萤火虫的时刻，已经在一起。

玩水（蜗）牛的时候，唱的童谣也是一样的。一定是一起唱过。经历了许多岁月，互相寻找直

到今日。

这间小土屋与其说是砌成打成的，不如说是捏成的。

就是老妈妈用那衰弱而辛劳的手歪歪斜斜地捏成的。

门缝可以容进三个拳头。春天，燕子在室内做了巢，就从这门缝飞出飞进，带大了小燕子。

冬天可要了命，风雪放肆地涌进来，用破毡子、棉絮、旧衣服堵了又堵仍然堵不住，冷得刺骨。

而且无论如何烟不从烟囱里走。先燎了一个小时，燎得小屋变成了杀人的毒气室。又在六级风中登上了矮矮的房顶，往烟囱里浇了三铁桶水，说是可以压掉凝结在烟囱里的冰气柱，能够使烟道畅通。

后来有了一点火，有了许多烟许多冷。

就这样烤了火，相依偎着睡下，牙齿打着战，在战乱中感到了幸运。幸福。

多雨的夏季，冷得发抖。汽车在大雨中抛了锚，虽然是外国的公路外国的名牌被我们视为至高的无上权威，然而，说是车又坏了，无法修理。

司机的脸上没有表情。健壮的导游小姐流了泪。

鬼使神差地走进一家汽车旅店的餐厅。餐厅里布满了动物标本。正墙上是黑色的多毛的牛头，两只巨大的角威严如恶魔。侧墙上是一只鹰和两只山鸽几只斑鸠，全都在展翅飞翔，全都永远地用一个姿势飞在无名小餐厅里。

而且有壁炉，跳动的火焰诉说着展翅不飞的痛苦。

于是便说笑起来，喝杜松子酒和兑白兰地的南非咖啡。情绪愈是恶劣，笑话便成联珠妙语。

走过了这个山包，便看到了大海和对岸的城市。

看到巨大的钢铁的桥，桥上蚂蚁一样多的汽车。看见船舶。看见对岸城市的潇洒的各色摩天楼屋顶。看见飞机在城市上空飞，飞得比大楼低，你真耽心那太长的机翼。

而更多的时候看到的只有雾。不知道是凭记忆凭经验凭想象还是凭超敏锐的眼球，对着雾说：桥、楼、车，真美！城市。

见到来到的这样的城市愈多，在城市跑来跑去活动得愈多便愈容易淡忘。这一团雾却永远忘

不了了。

有一首歌《啊，我的雾》，是来自假想的敌对国家的，唱的是游击队出征。

我走进一座辉煌的建筑，象殿宇，象旅馆，象塔，象纪念碑。

地上铺着水晶石。墙上挂着壁毯。所有的陈设都是艺术，都是古玩。室内的绿化，乔木和灌木和花草比室外还要丰富自然。一切设备得心应手。你可以把自己弹射到任何一个空间，你可以指令任何的风光服务出现。服务是这样尊敬和体贴，使你一经接触便觉得一生一世再不能失去。

没有冲撞，没有差失，没有任何含糊和疑惑，一切要多好就有多好，要多顺心就有多顺心。

然而空荡荡的。空荡荡得怕人。

宁可回家去挤公共汽车。下雨的时候车窗也不关闭。淋湿了所有的鼻子。

盛 夏

是不是夏天被钉子钉住了？

每天都是 24° —— 32°C 。不算太热，热得并不极端，但是没有喘息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哪怕是短暂的缓解。不论翻多少次报，拨多少次“121”（气象预报台），看多少次屏幕上的“卫星云图”，都是一个公式： 24° —— 32°C 。

而且潮湿得不得了，闷得叫人喘不上气。被褥衣服都发出霉味，木质门窗关不上了。湿疹、脚癣都乘机肆虐。猫也长开了猫癣。坐在那里，一层汗油敷满了全身。不是早就立秋了么？不是三伏都快完了么？不是学校都快开学了么？

在湿热的天气中，脑子开始发木。一个熟朋友家的电话号码，硬是想不起来了。约好了去看访一个病人，居然错过了探视时间。

而居然有了转机：天气预报，今晚有阵雨，转中到大雨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下场痛痛快快的大雨吧！虽然气温依旧，大雨下过后就将一切不同了吧？

便早早地收拾了晾在阳台上的难得一干的衣服。便把户外的东西一件件往室内搬。便抬头看西北方，有云吗？快来了吧？

等了一个夜晚，又一个白天。等到第二天晚上听完李瑞英同志与张宏民同志报告完的新闻，又从天气预报图板上看到了同样的预告：今晚夜间，阵雨转中到大雨……

十点钟的时候，果然来了一阵雨，轻描淡写，点点滴滴，来得麻利，去得轻巧，来得无声无响，不刮风，不打雷，不闪电，去得无痕无迹，几滴水早被干渴的地面吸收尽净。这样的阵雨好洒脱哟，它似乎代表着一种飘逸、自由、灵巧的风格。它简直是一个梦。这样的阵雨，好不负责任哟，它干脆只是走一走过场。它象一个骗局。

此夜星光灿烂，莫非预报了又预报，等待了又等待的中雨大雨又“黄”了？

便无奈地躺在床上，体味汗的流渗，体味汗与被褥特别是与枕头结合起来的陈年芳馨，体味把所有的电话号码都忘记了的大脑的废置。能梦见小溪里蹦跳的鳟鱼吗？

嗒。

嗒嗒。

嗒——嗒——嗒。